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三十五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陳騫魏志陳矯傳注曰案晉書騫字休淵世說方正篇注引晉陽秋亦曰字休淵書鈔五十一王隱晉書日陳騫字休旅三國志攷證五曰裴注所引晉書乃虞預晉書案唐人避諱故不著其字書鈔作旅乃淵之誤臨淮東陽人也案騫爲矯子魏志矯傳云廣陵東陽人此傳乃作臨淮東陽人蓋魏時東陽屬廣陵晉太康初置臨淮郡始改隸故父子異郡也惟魏志劉頌傳云臨淮陳矯則爲晉人之言不復追溯本郡矣父矯魏司徒魏志陳矯傳曰字季弼進爵東鄉侯遷司徒薨諡貞侯矯本廣陵

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 魏志陳矯傳注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矯才量欲用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以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本書劉頌傳曰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刊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寶應圖經曰案此則矯冒舅姓與姑姓而說並存豈舅父又兼姑耶 騫沈厚有智謀 世說方正篇注晉陽秋曰無謇諤風滑稽而多智謀 初矯爲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 魏志陳矯傳注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

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嘏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投之矯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

騫尚少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御覽四百九十八漢晉春秋曰陳騫鱗之兄丕黜不語雜作有兄一本誠林有名於世與夏侯元親交元拜其母騫時爲中領軍聞元會於其家悅而歸既入戶元日相與未至於此騫當戶立良久日如君言乃趨而出意氣自若元大以此知之世說方正篇注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續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唐修晉史何必以蜀爲賊此沿襲舊文刪除未淨案魏曹眞碑有蜀賊諸葛亮語此乃魏人之辭舊史當亦習見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

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郯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勞格校勘記曰案騫爲車騎將軍在魏元帝咸熙二年傳誤武帝紀位陳騫爲大將軍又武紀泰始元年賈充傳車騎將軍可證此傳之誤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

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書鈔五十一王隱晉書曰陳騫以本太尉加黃鉞爲大司馬位極人臣隋經籍志攷證曰通典職官門注引晉諸公贊陳騫爲大司馬賜袞冕之服今晉書所闕案武帝紀遷太尉在泰始十年轉大司馬在咸寧二年傳誤合爲一時事騫因入朝言於帝曰

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恥案武帝紀胡烈死於泰始六年牽弘死於七年今傳文敘此語於咸寧初之下甚誤劉寶楠寶應圖經曰毛本國下自注云宋本多之字案有之字是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德統乂

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
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
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寶應圖經日毛本軍下自注云一作車系作車是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畝廚士十
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
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
諮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論
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論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
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
還第帝以其勳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

上殿饕素無蹇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諂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饕子女穢行饕表從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本紀饕以太康二年十一月薨元康惠帝年號饕不及事惠帝也年八十一加以衮斂贈太傅諡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

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大司農侍中寶應圖經曰毛本左軍下自注雍本多將軍二字案雍本是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

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類聚五十一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中興滅繼絕後故陳騫後浩之爲高平公案爲元孫傳中失舉其名浩之封于太元二年則元孫之封當在二年之前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頠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書鈔五十二引王隱晉書作字彥卿初學記十一引王書作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魏志裴潛傳注魏略曰潛世爲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勞格校勘記曰茂守尚書非尚書令也父潛魏尚書令魏志裴潛傳曰字文行封清陽亭侯爲尚書令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贈太常諡曰貞侯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敘錄曰八歲能屬文遂知名世說賞譽篇上注引虞預晉書屬文作著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

年十歲元本作十餘歲世說賞譽篇上注引虞預晉書亦作十餘歲類聚三十五御覽五百引語林作年十八有詣徵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御覽五百引語林作後大集客秀母下食眾賓見並拜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御覽五百引語林作於是大母乃不敢復使之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世說賞譽篇上後進作後來渡遼將軍毌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為掾襲父爵

淸陽亭侯遷黃門侍郎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敍錄曰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世說賞譽篇注引虞預晉書略同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敍錄曰遷衛國相案本傳失載爲衛國相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尙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尙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尙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敍錄曰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爲制度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魏志裴潛

傳注引文章敘錄作封廣川侯元和郡縣圖志十七日魏封裴秀爲廣川侯案廣川盜隋人避諱改爲濟川唐初猶承之也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賈充傳亦作舞陽侯攸齊王攸傳作武陽侯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

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憙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喆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敘錄曰秀弘通博濟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為司 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空刪定官制損益多善

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又作禹貢地域圖事成奏上藏於祕府爲世名公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敘錄曰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類聚六六御覽三十六引作垂象立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類聚六六引漢下有祖字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御覽三十六引古下有今字所得下有秦之圖書四字惟有漢氏輿

地及括地諸雜圖類聚六引漢氏下有所畫二字案水經河水注所引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史記大宛傳索隱所引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之類皆云括地圖季彥所見蓋即此書各不設分
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類聚六御覽三十六引此句上有其所載列四字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
之言類聚六御覽三十六引或下有稱字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
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
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
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
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
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經穀水注曰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

圖作春秋地名隋經籍志有裴秀客京相璠等春秋土地名三卷案元和姓纂二作楞里璠春秋土地名三卷疑即京相璠之誤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書鈔九十六引裴秀地域圖論圖上有域字案張彥遠名畫記三曰裴秀地形方丈圖一是此圖唐時猶存也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書鈔九十六晉諸公贊曰司空裴秀以舊天下大圖用縑八十疋省視爲難事又不審乃裁減爲方丈圖以一分爲十里十寸一當推爲百里從率數計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鄒漢勛寶慶畺里圖說曰夫作圖必明分率分率者約地之廣陜辜榷而命之者也其法畫紙爲正方格或每方千里或數百里或數十里數里惟所命此作圖之第一詛決不可變者也金錫齡裴秀禹貢地域圖序六法述義曰一曰分率以辨廣輪之度此作圖之體段也約地之廣狹與紙之廣狹審度而勻之至於十里一釐一里一毫均準此矣有縱率有橫率有大分率有小分率係理秩然瞭如指掌作圖而無分率是畫工之意筆非輿圖之實用矣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

體也

寶慶量里圖說曰準望者方隅鳥道之謂也胡朏明言之詳矣方隅之法自來地志之書推四正四隅十二方朏明增爲十六曰正東曰正東微南曰東南曰正南微東餘以類推堪與家則有二十四向測望家則有六十方三百六十度若以三百六十度六十方則太密以八以十二以十六則太疏今酌用二十四而學者每疑二十四向之不古不知緯書之言明堂也有已地丙地之論淮南子之序節候也有指甲指寅之文一與於六國一起自漢初復何疑焉鳥道者空中鳥飛一直無回轉之道也黔首日履川原而謂能知空中之直徑人孰信之是必有法以取之講求其理凡有二端取四海九州之遙者則以日星取一郡一縣之細者則以句股重測既得二者又參之以道路三法思過半矣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類聚六引三者作六者制宜作制形之異作之故案以文中四地制宜攷之則作三者爲是類聚誤也寶慶量里圖說曰夫作圖之必有道里者蓋以圖之所肖惟山川城郭

關隘畺界里凡而已城郭關隘畺界里凡咸人所建置
惟山川則以一定之形經緯土宇尤不可略乃山脉川
道極多曲折人行之道避迂趨徑避曲趨直故道路校
山川迂囘特少此圖法所以獨重道路也作圖而不能
記道里者凡有七病圖有分率以鳥道爲主道里出於
人行以人行校鳥道有紬無贏故納道里於分率紬者
爲密合贏者爲眞差不明平此少見不合輒自晳亂病
一也道路遠近於有塘遞之處官標其數似爲可據然
以營冊較舊遞每每塘舖同處一所取涂亦未少異而
舖路十里者塘路輒止入九里彼此參差不能酌定病
二也無塘遞之路信口以嘷訊之涂次言人人殊有一
里而實有二三里之遠者據以入圖形勢乖舛病三也
兩山之間必有川而山陜之際極多兩水分流此實山
川之關竅而亦道路所必經於此幸榷可得正形味者
漢不留心任意迻置道里必乖病四也地有高下路出
其間一上一下爲里必多又或南北大同東西無異自
此之彼循弦必近砦折則遠又或一則羊腸九曲一則
馳道直除遠近自應除縣作者不知消息形勢必不能
合病五也定經涂之遠近步步而量未若記里鼓之推
行卽知今之作者不能有其器又不知以意消息圖必

不成病六也水道人行皆有支竒交互毋穿徒有經涂名川而横出兼苞之谿徑經過之津梁梁委而不給則紙多空闊路不交川必致差誤病七也今為此圖無論官道小路經緯咸登委曲備寫而又酌之以高下方邪迂直之三法毋之以津梁圖既茂密差自易知此亦作圖之關捩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絶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類聚六引然下有後字彼此之實下有定於準望徑路之實八字案本傳脫去後字文義便與上文不貫六者之中脫去準望當據類聚所引補之

方合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皇甫謐傳曰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魏志太祖紀曰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又東平王徽傳子翕注云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隋經籍志有皇甫謐曹歙籒作論寒食散方二卷釋道洪寒食散對療一卷解寒食散方二卷解寒食散論三卷又有皇甫士安依諸方撰一卷案唐人外臺祕要千金翼方猶傳其法類聚七十五引嵇含寒食散賦晉宋書故曰寒食散一名五石散世說言語篇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劉孝標注引泰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

也今按五石之名雖未之前聞要不越丹沙雄黃雲母
石英鍾乳之屬此等皆精剛內藴符采外標所以六朝
貴游動云散發藴寒生熱輒喪厥軀假令何晏不誅亦
終天歿加之孝標徵引更痟災炎王戎傳戎僞藥發隆
廁得不及禍鄧依傳夜失火燒車遂對以弟婦散發溫
酒爲辭此皆藥之流毒彰於歷試安在平叔一人服食
獨收神效俞正熒癸巳存稿日通鑑注言寒食散蓋始
於何晏又云煉鍾乳硃砂等藥爲之言可避火食故曰
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溫飲非不
火食其方漢張機製在金匱要略中發解制度備見隋
巢元方諸病源候卷六所載皇甫謐語皇甫謐深受其
弊故知之最詳陳振孫書錄解題訓病源候論惟論病
證不載方藥後人遂不留意隋書經籍志載散方論甚
多而皇甫謐曹歙論二卷宋有皇甫謐依諸方撰一卷
隋又有吳景賢諸病源候論目及服石論總七卷本避
傷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問疾否服之爲風流則始於
何晏魏晉人服散至死不悟寶人子弟時年四十八部
飢寒致病諺云散發其時以爲笑譏
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

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啟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公配享廟庭周家祿校勘記曰按苞等傳王公作王功有

二子濬頠聖賢羣輔錄下曰裴頠楷孫季子案頠爲楷之從姪此作楷孫誤季子亦爲秀子之譌

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頠嗣魏志裴潛傳注文章敘錄曰少子頠襲封

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魏志裴潛傳注晉惠帝起居注曰頠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世說言語篇注引冀州記曰頠宏濟有清識賞譽篇上曰鍾士季謂裴公之談終日不竭又引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博學稽古自少知名魏志裴潛傳注荀綽冀州記曰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世說言語篇注冀州記曰稽古善言名理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

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頠從母夫也魏志郭淮傳注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壻表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以興

隆國嗣詔頠襲爵頠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頠兄子憬爲白衣頠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頠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該頠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己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

頠奏脩國學刻石寫經書鈔六十七類聚三十八晉諸公贊曰裴頠惠帝時拜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以寫五經案奏立太學當在爲祭酒時傳暢所言是也本傳敘修國學於遷侍中之下未允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勖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勖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

之林藪頗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啟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初學記十一裴頠讓吏部尚書表曰臣少無檢察之譽長無題輿之才）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加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

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喻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頠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頠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

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昔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傅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頗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

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頠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說文學篇注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魏志裴潛傳注晉惠帝起居注曰頠民之望也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

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途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眾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餐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

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

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説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虚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讃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虚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

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周家祿校勘記曰無衍文涉上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文而誤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借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

理之眞滅元作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無非無於有非有周家祿校勘記曰語不可解必有脫誤一去中於字讀有非有於無句非無句無非無於有句非有句而義仍不可解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胷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途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宼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

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己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

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眾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世說文學篇曰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卽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注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頠甚惡之倫數

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魏志裴潛傳注荀綽冀州記曰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魏志裴潛傳注晉惠帝起居注曰子嵩字道文倫亦欲害之梁王肜東海王越稱頠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頠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爲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憕爲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魏志裴潛傳注裴松之謂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爲中書郎早卒類聚五十一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絕裴秀後球爲鉅鹿公晉書校文三曰魏志注言嵩爲中書郎早卒此云並爲陳午所害疑有誤案本傳于嵩之後失書名字未知球爲嵩之何人也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魏志裴潛傳注裴松之謂荀綽稱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粲傅嘏王弼管輅諸傳聖賢羣輔錄下曰徽字文秀楷徽第三子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一上云裴茂三子潛徽輯又云茂長子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蘭陵武公自相牴梧以魏志注證之則非長子也元和姓纂三云茂生三子輯號東眷徽號子別子孫又號中眷則又以輯為徽兄恐誤

楷明悟有識量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謝鯤為樂廣傳稱楷儁朗有識且當時獨步御覽五百六十一裴楷別傳曰裴楷少知名而風情朗悟弱冠知名魏志裴潛傳注裴松之謂荀綽稱康楷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案徽有四子黎康為楷之兄綽為楷之弟尤精老易世說德行篇注晉諸公贊曰裴楷特精易義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楷與琅邪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

馬文王又荀彧傳注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寓見荀彧傳注引荀氏家傳）子讀

史舉正曰案律令成於泰始三年非文帝時也刑法志武帝使楷卒讀

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御覽三百八十八裴楷別傳曰楷善能諷誦音聲鮮暢執刑書穆若清詠焉

武帝爲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世說賞譽篇上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於是以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世說容止篇曰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

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世說容止篇作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轉中書郎出

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世說言語篇作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御覽二百十九山公啟事曰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宜以爲侍中才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御覽七百三十九裴楷別傳曰石崇嘗與裴楷孫綽

醉宴而紳慢節過度崇責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案別傳之孫紳蓋即季舒與公同名非與公也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類聚六十四裴楷別傳曰楷營新宅基宇甚麗嘗移住與兄共游行林帳儼然楷軒眎眄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御覽五百十六三十國春秋曰裴楷嘗建爲別宅宅甚美麗楷兄欲之楷便讓之其性有大度皆斯類也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世說德行篇曰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己任率皆此類也世說德行篇注名士傳曰楷行己取與任心而動毀

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世說雅量篇注晉諸公贊婚親作婚黨將加

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世說雅量篇容色作神氣舉動作舉止求紙作筆作書案世說注引名士傳又以此數語屬於楚王瑋之難與本傳下文異蓋名士傳誤以楊駿之役屬之楚王之難也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世說雅量篇注引晉諸公贊作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衞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己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衞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楷前奪己中候又與亮瓘

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己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入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後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尙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不違其志要其遠濟

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書鈔五十七晉諸公贊曰加侍中光祿大夫與張華俱處機密華楷一時名望而華獨開府時皆責之華不敢授尋進楷開府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儁世說容止篇曰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世說賞譽篇上作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世說賞譽篇上作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魏志傅嘏傳字蘭石石與碩通江廧爲汪翔之譌文山濤若登山臨下

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御覽九百四十一引廣五行記如拳作爲螺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寰宇記三日裴楷墓在河南府修義坊十字街北有碑存有五子輿瓚憲禮遜

輿字祖明周家祿校勘記曰輿瓚不列子目按照石苞諸子傳例無子目者附苞傳有子目者別爲篇輿瓚宜附楷傳不別爲篇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書鈔五十七沈約晉書曰裴瓚以風神高邁選爲中書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世說品藻篇注晉諸公贊曰瓚才氣爽儁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瓚遐並有盛名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爲亂兵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憲有淸識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讀史舉正曰案勒破浚在建興二年三月見本紀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爵舊咸歡慶謝交路二

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絕防風之戮將詣歸平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𪊍醜正尙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郞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

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案石勒載記下云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本傳失載所歷之官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毄並以文才知名毄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毄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閒邢魚有隙魚竊乘毄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毄使己以季龍嘗襲鮮卑告之爲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毄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邈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魏志裴潛傳注裴松之謂荀綽稱徽長子黎字

伯宗一名演游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又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黎子苞秦州刺史唐宰相世系表十一上曰黎游擊將軍祕書監書鈔六十五喬潭冀州記曰康揩迹爲名案喬潭爲荀綽之誤御覽二百四十七引作荀綽也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郁次邪中壘將軍委任長史司馬奧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使元作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旣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故悉皆散走周家祿校勘記曰不堪苛不成句疑當作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奧奔淮陰妻子爲賊人所得奧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

之案懷帝紀賊王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此傳上文言劉元海遣王桑趙固向彭城一作趙固一作冷道互異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史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次仲有器幹晉元帝爲安東將軍邵爲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案邵與郃形近致誤未知孰是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徵爲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案此語亦見劉隗傳末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爲敬豫焉

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魏志裴潛傳注晉諸公贊曰綽以明達爲稱世說品藻篇

注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楷案楷字叔則綽爲楷弟當字季舒仲乃謬文周家祿校勘記曰子目無宜附憲傳按黎康綽諸人皆楷傳餘文入裴段又係總結全篇與王覽傳後同故知當附憲傳一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魏志裴潛傳注裴松之謂荀綽稱綽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世說品藻篇注引王朝目錄作歷中書黃門侍郎綽子遐世說文學篇注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父綽永嘉流人名王衍第四女適遐聖賢羣輔錄下云遐字叔道瓚子案瓚爲楷子如陶氏說遐爲楷孫非楷弟綽之子矣甚誤元和姓纂三又云徵與子遐號入裴子字當是孫之誤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世說文學篇注晉諸公贊曰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爲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案傳不載歷官從略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

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書鈔一百三十三鄧粲晉紀曰裴遐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牀下遐乃拂衣還坐言無慍色世說雅量篇曰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志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荅曰直是闇當故耳東海王越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毗所害初

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乏名流多以幹蠱相許自家光國豈陳壽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目自一作以清通俱爲

晉代名臣亘有以也

贊曰世旣須才才應世至高平沈敏蘊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笥媧皇鍊石晉圖開祕頗有淸規承家來媚

晉書斠注卷三十五

晉書斠注卷三十六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六

衛瓘 子恒 孫璪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暠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覬魏尚書魏志衛覬傳曰字伯儒爲尚書封閺鄉侯侯薨謚敬侯太平廣記二百九名書錄曰覬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魏志衛覬傳注晉陽秋曰清貞有名理少爲傳嘏所知以

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關鄉侯弱冠爲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讀史舉正曰案職官志魏置通事郎晉改中書侍郎傳分爲二誤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卽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鎭西軍司魏志衞覬傳曰瓘咸熙中爲鎭西將軍御覽三百四十五王隱晉書曰會素與瓘至厚坐則同牀行則同輿案書鈔六十三引王隱晉書亦作行鎭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旣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

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書鈔六十三引王隱晉書殿上有尉字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書鈔六十三王隱晉書曰艾父子俱受取諸將懷艾者圖刼取艾整兵向瓘瓘輕衣將一給使出詣營門欺作表章示之申明艾事諸將信之皆解散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

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
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御覽三百
四十五王隱晉書曰瓘言不可會自瓘如廁見胡烈故
創弃反問瓘何許聞消息相疑益露
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御覽三百
四十五引王隱晉書
定議上有不能二字
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
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
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
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
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
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

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一作軍）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緜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魏志鄧艾傳注漢晉春秋曰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之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事平（晉鈔六十三王隱晉書曰殺綱新舊離合

同異華陽郎敘朝議封瓘瓘以剋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宋書荀伯子傳作蕭陽以餘爵封弟寔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書鈔七十二晉起居注詔曰征東將軍衞瓘忠允清識有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爲青州刺史以統戎政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通典十九山公啟事曰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閒猶宜德健者征北大將軍瓘貞正靜一中書監勖達練事物二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軍者不案本傳及勖傳均不言何人參軍蓋薦而未用也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

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幷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魏書序紀曰神元皇帝力微五十六年遣子文帝如晉其年冬還國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爲人雄異恐爲後患乃密啟晉帝請留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貨五十八年方遣帝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其年始祖不豫烏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先受衛瓘之貨故欲沮動諸部因在庭中礪鉞斧諸大人問欲何爲答曰上恨汝曹讒殺太子今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始祖尋崩案務桓即烏丸譯音異字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案本傳有第四子宣及子恒嶽裔愍懷太子傳有衛瓘息庭其名字無可攷者僅一人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

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書鈔五十九王隱晉書曰卞壼曰聞瓘視諸尚書如視參佐視參佐諸郎如視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魏志衞覬傳注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敦煌索靖並善草書索靖本傳不言爲扶風內史太平廣記二百九名書錄曰瓘採芝之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藁是相聞書也類聚七十四王隱晉書曰一臺二妙天下爲希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淸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敕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御覽七百六十二王隱晉書曰衞瓘爲太子少

傳詔賜園田木確不受書鈔六十五引王隱晉書作為太保領少傳案本傳進位太保尚在領少傳之後加

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趙翼廿二史劄記曰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尚書選用此陳羣所建白也然魏武時何夔疏言今草創之際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宜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序無相踰越則賢不肖先分傲社恕亦疏言宜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宜使此又在陳羣之前蓋漢以來本以察舉孝廉為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貧緣勢利猥濫益甚故夔等欲先清其原專歸重於鄉評以核其素行羣又密其法而差等之因論定官才之法也然行之未久夏侯元已謂中正干銓衡之權而晉衛瓘亦以為言是可見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亂也今以各史參考鄉邑清議亦時

有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令婢丸藥客見之
鄉黨以爲貶議由是沈滯累年張華申理之始舉孝廉
儔閻乂亦西州名士被清議與壽皆廢棄儞擧下粹因
弟衷有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讒被廢[illegible]壹並有已
服官而仍以清議升黜者長史韓預强聘楊欣女爲妻
時欣有姊喪未經旬張輔爲中正遂貶預以請風俗儺
陳壽因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以葬母洛陽不歸喪
於蜀又被貶議由此遂廢儔劉頌嫁女於陳矯矯本劉
氏子出養於姑遂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顲李含爲秦
王郎中令王薨含俟葬訖除喪木州大中正以名義貶
含傳咸申理之詔不許遂割爲五品儕淮南小中正王
式父設其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前夫
卞壹効之以爲犯禮害義弁劾司徒及揚州大中正淮
南大中正含宏徇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體溫
嶠已爲丹陽尹平蘇峻有大功司徒長史以嶠母亡遣
亂不葬乃下其品儲是已人仕者尙須時加品定其法
非不密也且石虎詔云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
亦人倫之明鏡也先帝黃紙再定以爲選舉今又閱三
年主者更銓論之是魏以來尙有三年更定之例初非
一經品定卽終身不改易其法更未嘗不詳愼也且中

正內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司徒舉爲青州大中
正尚書謂毅既致仕不宜煩以碎務石鑒等力爭乃以
毅爲之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毅
司徒王渾奏周毅理識情正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褒貶
允當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上
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爲上
品韓鍾靜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蔽其善爲延譽得
居二品徽王濟爲太原大中正訪問者論邑人品狀至
孫楚則曰此人非鄉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曰天才英
博亮拔不羣韡華恒爲州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
恒所黜龍韓康伯爲中正以周勰居喪廢禮脫落名教
不通其議觳伯陳慶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爲中正所
品久不得調觳之此皆中正之秉公不撓者也然進退
人才之權奇之於下豈能日久無弊晉武爲公子時以
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十二中正共舉鄭默以懈
劉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爲四品臺吏訪問謝之中人正扶欲
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肯訪問怒言於中正乃退爲尚
書令史卦孫秀初爲郡吏求品於鄉議王衍將不許衍
從兄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誅而戎衍
獲濟觳何劭初亡袁粲縉頭緋來弔其子岐辭以疾粲

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曰岐前多罪時爾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謂畏強易弱也斠注是時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爲輕重故段灼疏言九品訪人惟問中正中正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卽當途之昆弟劉毅亦疏言高下任意榮辱在手用心百態求者萬端觀此九品之流弊見於章疏者眞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然魏晉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蓋當時執權者卽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顧其門戶固不肯變法且習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視爲固然而無可如何也

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王隱晉書教用使作教用彰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

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爲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

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師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御覽四百五十三臧榮緒晉書曰瓘議及經國屢形於顏色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

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御覽一百五十二晉諸公贊曰初衛瓘子宣尚世祖女繁昌公主宣遇黃門不厚致有讒搆楊駿欲專朝政諷內外奪宣主權由此去位上會諸妃主議問主宣待汝薄今欲離汝意云何主素訥不能自申但泣泣是不欲離諸妃主因言是婦人重於再出故泣耳於是遂離與姑姊書稱故新婦乃下詔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眞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書鈔五十二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六晉起居注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千兵騎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

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綟綬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己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啟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

也瓘不從遂與子恆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御覽五百九十六采晢弔衛巨山文曰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案廣徵云四子三孫與本傳大異文云自本郡來赴其喪似其言爲可信也時年七十二恆二子璪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宋五行志日盡化爲螺出足起行螺龜類近龜孽也干寶曰螺被甲兵象也於周易爲离离爲戈兵明年瓘誅歲餘而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寰宇記四十六日衛瓘墓在安邑縣東十七里高堠原上舊傳云衛瓘葬高樗今墓前有高樗古道初瓘爲司空時帳下

督榮晦有罪通鑑晉紀胜日姓譜榮姓周榮公之後　瓘斥遣之及難作隨

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

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

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

黃旛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

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

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即承詐僞遣其本文輒

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

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

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齎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

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
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
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讐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
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殯斂始訖謹條瓘
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
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
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僞詔手取公
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校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
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閒便皆斬斫害公子
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

姦皆出乞驗盡情僞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璀畢門無辜受禍乃追璀伐蜀勲封蘭陵郡公増邑三千戸謚曰成贈假黃鉞

恆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魏志衛覬傳注引世語作黃門侍郎）恆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案此承用許君說文解字序惟三曰諧聲作形聲與）

許書異廣韻作一日象形二日會意三日形聲四日指事五日假借六日轉注次第大異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以不復作已不復漢藝文志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文

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又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云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王先謙漢書補注曰四十六卷者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以考伏生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共四十五篇加孔子序一篇德明釋文序錄鄭之徒爲四十六篇故云四十六卷也漢志又曰論語古二十一篇注云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加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漢書補注曰王應麟曰何晏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說文引論語皆古文漢志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注云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漢書補注曰王應麟曰許沖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者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校案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同出也蓋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經典釋文敘錄曰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

壁中得之幷禮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案陸氏所云卷數與漢志合惟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與漢志異又曰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又曰孝經又有古文出于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案巨山謂恭王壞孔子宅得何書春秋論語孝經攷之漢志及釋文序錄但有尚書禮記論語孝經未有言春秋出自孔壁者元朗又引鄭君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漢志有禮古經五十六卷即孔壁所出王伯厚考證引劉歆移書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是壁中所出有古文禮其書著於漢志而鄭君言之尤詳碻然可信巨山乃誤以禮爲春秋此非漢人相傳之說也是不可以不辨

漢書補注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春秋古經[illegible]左氏傳班志不言出[illegible]氏[illegible]說文敘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illegible]經傳皆其所藏也論衡說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恐非傳實

漢世祕藏希得見之

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魏志王粲傳曰潁川邯鄲淳注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頡蟲篆許氏字指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其形作其法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御覽五百八十九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隸續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讎定三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

亡鈌取其完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郎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韵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兩碑中古文亦有韵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驛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云漢立石經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倘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或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所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鑒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牴牾巳定一字遺經爲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

於今始判會稽所鐫隸纂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朱彝尊經義攷曰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世傳經爲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恒傳謂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不能去嵇紹亦曰至入太學覩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孫星衍魏三體石經遺字校釋序曰隸續所載三字石經蓋魏正始中立石宋皇祐時蘇望得搨本摹刻於洛陽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凡八百一十九爲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春秋左氏桓莊宣襄四公經文亦有傳考孔子壁中書有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科斗古文漢世藏於祕府亡於晉永嘉之亂魏初邯鄲淳猶得目覩而手摹之故衛恒四體書勢稱淳爲傳古文又謂正始立石失淳法則淳書實孔壁古文也其石在洛陽太學講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文見於水經注淳既得見古文所書當有他經而獨存尙書春秋者魏齊先後徙洛陽石經於鄴都多沒於水隋開皇時又徙於長安以亂廢爲杜礎但有傳拓之本存於祕府故隋經籍志載三字石經惟尙書九卷五卷

春秋三卷比之七錄所有卷數且失大半其餘易書詩
儀體春秋公羊論語孝經卽一字石經而已然其時經
石猶有存者唐貞觀中魏徵請置三字石經十數段於
九成宫祕書監武后時移於著作院或鄴都長安之餘
又有開元五年得三字春秋一十三紙至周題德中嗣
太子傳寫之唐世書學博士教國子生以石經說文字
林爲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卽用此諸本郭忠恕
取以入幷簡多出隸續四十餘字至宋夏竦之爲古文
四聲韵增多之字無殊絶者宋金之亂中原論喪經石
既失隋唐故府本及北宋摹本俱不存焉推餘隸續所
載傳寫亦稀善本三體石經之學於是幾絶於世矣今
就隸續遺字考其篆法足以補正說文又可知古文假
借之義或合於說文所載古文重文或足補說文未備
尋釋字畫實爲小學圭臬唐宋已來不究古篆傳寫音
釋頗多譌舛幾不知所從蘇氏又以尙書春秋左氏錯
雜成文命爲左傳不加分別倘有令甲如唐世用三體
石經課士其學無由復興豈不惜哉篆不敏夙究篆籀
之學就隸續所載理而董之證以經典字書爲之音釋
又得嚴孝廉可均洪明經頤煊互相是正刊刻傳遠瀉
附古人好古善述之志倘吾言疏謬俟通人更定之若

夫三字一字五經六經之異說洪氏已詳辨之不復贅述云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魏志衞覬傳曰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全晉文注曰案字下有脫文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曁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眞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

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蜿而上布星離離以舒
光禾卉苯蕁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
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
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員靡則因事制權
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
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
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
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
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
致思非言辭之可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

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漢藝文志曰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時大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又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者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許愼說文解字序曰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曰古文厥意可得而說顏師古急就篇注敘曰昔在周宣粵有史籀演暢古文初著大篆漢書補注王鳴盛曰說文謂之史篇[illegible]融[illegible]今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數與此志籀書九千字以上相合但說文或取古文或取大篆或取小篆以意參酌定之非專取史籀建武亡六篇當許氏時已無全本許氏固不能盡遵用之也沈欽韓曰說文敘大篆十五篇與說文或異張懷瓘書斷云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唐玄度十體書曰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

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籒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漢藝文志曰倉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又曰倉頡爰歷博學文字多取史籒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書譔樿備雖題閭里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說文解字敘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取史籒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又曰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水經穀水注曰大篆出于周宣之時史籒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改籒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謝敢昆小學攷曰李斯作倉頡篇首始有倉頡句遂以名篇猶史游之急就也爰歷博學等名倣此鄭注周禮引倉頡鞄彘篇又引柯楊篇許氏說文序稱俗儒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詞有神僊之術焉此七章中之篇目

可攷也郭璞注爾雅引倉頡篇曰考妣延年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倉頡篇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殘滅此七章中之語句可攷也至吾邱衍謬以倉頡爲十五篇且謂即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此乃其師說之繆不足信也家訓書證篇曰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或曰下士人程邈爲衙獄吏御覽七百四十九引書斷作下邽人程邈字元岑始爲縣獄吏案本傳下士當是下邽之誤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御覽七百四十九書斷曰隸書者程邈所作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張彥遠法書要錄七引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劉熙載藝概曰凡隸體中皆暗包篆體欲以分書論隸分者當先問程隸是幾分書雖程隸世已無傳然以漢隸逆推之當必不如閣帖中所謂程邈書直是正書以

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案此所述八體六書承用許氏說文序惟改左書爲佐書謝氏啟昆小學攷云八體六技漢志八篇當是漢興所試之八體合以亡新改定之六書書技字似誤蓋以古文奇字易大篆刻符署書殳書篆書即小篆左書即隸書繆篆即摹印鳥蟲書即蟲書漢興所試用秦八體用秦八體許氏說文序甚明故江式論書表孔穎達八書正義俱從之班氏藝文志既用七略載八體六技之目而敘論以八體爲六體深所未喻隋志亦沿其失漢書補注曰王應麟曰所謂六技者疑即亡新六書沈

欽韓曰說文繫傳云臣鍇案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
一體臣以爲符者內外之信若晉鄙奪魏王兵符又云
借符以寫宋然則符者書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摹印
屈曲塡密秦璽文是子良謬合之署書者蕭子良云漢
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蕭何覃
思累月然後題之殳書者殳體入觚隨其勢而書之李
廣芸曰六技當是八篇之語下總云小學四十五篇併
此入篇正合四十五篇之數先謙曰六技王說是李說
非也莽改六書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六種
下文亦云六體是也八體是否八篇書無明證又刪去
六技下文不可通矣

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

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二篆作工篆

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

葉昌熾語石曰秦始皇帝東巡刻石凡六始於鄒嶧次泰山次琅邪次之罘由碣石而會稽遂有沙邱之變今惟琅邪臺一刻尚存諸城海神祠內通行拓本皆十行惟段松苓所拓精本前後得十三行翁阮孫三家著錄者皆是也泰山二十九字先在嶽頂玉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

君廟乾隆五年燬於火今殘石僅存十字耳之罘刻石會稽三石久亡嶧山唐時焚於野火當時即有摹本杜詩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眞者是也

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太平廣記二百九王僧虔名書錄曰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小異李斯見師一時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名在鵠後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魏志劉劭傳注文章敘錄曰初邯鄲淳衞覬及誕並善書有名太平廣記二百六書斷曰韋誕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水經穀水注曰南宮旣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閑理作簡理

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

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類聚七十四引作或象龜文全晉文注曰文下當有缺文鍼列櫛比龍鱗類聚七十四引作或比龍鱗全晉文注曰鍼下有缺紓體放尾長短複身類聚七十四引作長翅短身穨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擊類聚七十四引振擊作震激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周家祿校勘記曰緣誤綠便失語妙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覼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

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擒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御覽九百七十八古文奇字曰秦改古文爲大篆及隸字周人多誹謗怨恨秦苦天下不從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凡七百人密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說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太平廣記二百九王僧虔名書錄曰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藝微曰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安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學古編云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波勢與篆筆兩意

難合洪氏隸釋言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非中絕也漢人本無成說也又曰衞恆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隸書簡省篆法取便徒隸其後從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於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後不容彈故八分者隸之節也八分取重在字畫有常勿使增減遷就上亂古而下入俗則楷法於是焉在非徒以波勢一端示別矣

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御覽七百四十九書斷曰後漢師宜官南陽人也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太平廣記二百六引書斷作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御覽七百四十九世論曰安定梁鵠字孟皇善八分書太

平廣記二百八書斷曰梁鵠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舉孝廉爲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選部郎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寰宇記六十日宋子故城漢宋子縣也宋闕名寶刻類編曰師宜官耿球碑袁紀撰趙州來本書地理志鉅鹿郡無宋子縣巨山此言蓋承用前人之文而未暇更易也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水經穀水注曰魏太祖平荆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人分體求以贖死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水經穀水注曰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翫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御覽七百四十九世論曰太祖使鵠書信幡宮門牓題水

經穀水注曰北宮牓題咸是鵠筆

鵠宜爲大字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作師宜官爲大字

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太平廣記二百七王僧虔名書錄曰毛弘鵠弟子祕書八分皆傳弘法又二百六書斷曰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藝概曰八分書分字有分數之分如書苑所引蔡文姬論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別之分如說文之解八字是也自來論八分者不能外此兩意又曰書苑引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此蓋以分作分數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說雖使八分隸二分篆其體猶古於他隸況篆八隸二不儼然篆矣平是可知言之不出於文姬矣又曰王倍所謂字方八分者蓋字比於八之分也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此雖非爲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

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太平廣記二百六羊欣筆陣圖曰鍾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筆更妙之精思學書卧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入分又二百九名書錄日頗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家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有三體一日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日章程書三日狎書相聞者也魏志張菲傳日穎川胡昭字孔明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御覽七百四十九書斷日後漢類川劉德升字君嗣造行書郎正書之小諺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又日劉德升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以草搬示豐妍風流宛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絕瘦亦各有德升之美也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

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巘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御覽七百四十九書斷曰章草書漢黃門令史

許所作也衛常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夫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麁書之漢俗隨簡漸以行之是也

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

御覽七百四十九書斷曰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也御史大夫延年曾孫章帝時爲齊相善草書章帝云史術始草書傳之不紀其能又絕其跡狀其神妙其惟杜公平章誕云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特不及張芝嘉而學焉轉精甚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矣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頗或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御覽七百四十九三輔決錄曰趙襲字元嗣爲敫煌太常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日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太平廣記二百九王僧虔名書錄曰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苻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尚書亦能草

杜氏殺字甚安而書

體微瘦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殺字作結字法書要錄作煞案煞卽殺字諸史攷異二曰殺讀如說文樧粲字通用說文訓爲散南齊書周顒傳少從外氏得衞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卽此體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御覽七百四十九書斷曰後漢張伯英損益伯度章草亦猶逸少增減元常眞書太平廣記二百六書斷曰張芝字伯英性好書二百九王僧虔名書錄曰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甚巧作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類聚七十四引作必先書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敦煌石室本抄州圖經曰張芝墨池在縣東北一里効穀府東南五十步右後漢獻帝時前件人於此池學書其池盡墨書絕世天下名傳因茲王羲之題書論云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好之絕倫吾弗及也其池年代既遠並磨滅古老相傳池在前件所去開元二年九月正議大夫使持節抄州諸軍事行抄州刺史兼豆盧軍使上柱國杜楚臣赴任尋墳典文武俱明訪覩此地未獲安惜鄙稍至四年六月燉煌縣

令趙智本到任共令博覽經史通達九經尋諸古典委張芝索靖俱是燉煌人各檢古跡具知處所其年九月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硯長二尺濶一尺五寸乃勸諸張族一十八代孫上柱國張仁會等令修葺墨池中立廟及張芝容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御覽七百四十九書斷曰後漢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家風不墜奕葉淸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太平廣記二百六書斷曰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魏志劉劭傳注引文章敘錄穎作潁太平廣記二百九名書錄曰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善草藁孟穎爲詡字孔達爲宣字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太平廣記

二百九名書錄曰羅暉趙恭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而矜許自與㷀頗惑之案叔景爲暉字元嗣爲恭字

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閒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太平廣記二百九名書錄曰河閒張超亦善草書不及崔張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案起爲超之誤

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曁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初學記二十一引崔瑗草勢時作人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初學記二十一引崔瑗草勢又作先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㟥企鳥

時志在飛移猨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黈點黮初學記二十一

引崔瑗草勢作或黝點染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

或淩邃惴慄若據槁一作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螳螂揭枝

初學記二十一引崔瑗草勢作似螳螂而抱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

毒緣巇嶮虵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沮

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

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爲楚王瑋所構恆聞變以何劭

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恆遇

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貞

世子二子璪玠

璪字仲寶（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晉中興書誤作仲賢）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即位爲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没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崇嗣（勞格校勘記曰江夏公衞璵表云臣高祖散騎常侍璪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衞將軍崇承襲則崇當是瓘曾孫傳作元孫疑誤）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口標令識鑒篇注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世說識鑒篇注引玠別傳作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世說容止篇注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

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世說容止篇注引玠別傳作昨日吾與外生共坐）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恆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世說文學篇注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讀騁儋辭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已）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世說賞譽篇下曰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注玠別傳曰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

皆出玠下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曰論者以爲在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寰宇記一百四十五曰貞女樓按南雍州記云王澄之姊適衛玠十六而寡父母欲嫁之乃自截身以誓墓前柏樹爲之連理案玠娶樂廣之女本傳下文又云玠妻先亡至江夏山簡以女妻焉敘述甚明豈廣女歿後懷帝時玠會娶王氏耶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曰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馬書鈔六十六晉中興書河東衛叅曰以弱冠拜洗馬魏志衛覬傳注世語曰有盛名爲太子洗馬璪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世說言語篇曰衛洗馬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啟諭深至

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曰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況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世說言語篇注引玠別傳作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晉中興書致身下有授命二字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世說言語篇注玠別傳曰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文學篇注玠別傳曰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與玠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書鈔九十八衞玠別傳云玠於武昌見大將軍王敦與之談論彌日

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世說賞譽篇下末作中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世說容止篇注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世說傷逝篇注永嘉流人名曰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

江寍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世說傷逝篇注御覽五百五十五引玠別傳作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閒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世說品藻篇曰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注引江左名士傳曰劉眞長曰弘治膚清叔寶神清案本傳與江左名士傳俱以爲劉惔語杜乂傳與世說俱以爲桓彝語一則劉謝二人共論一則劉王桓三人共坐蓋傳聞有互異也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恆族弟展字道舒世說儉嗇篇注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祖列彭城護軍父廣平令隋志有光祿大夫衛展

集十二卷梁有十五卷亡唐志作十四卷歷尙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世說儉嗇篇注永嘉流人名曰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案光熙改元在永嘉前一年傳不言爲將軍從略累遷晉王大理評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初學記二十衛展表曰諺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此諺之起死生之出于此法獄也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

子禕　韙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魏志盧毓傳注虞預晉書曰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爲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類聚五十三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吏盧欽奇其才

敦稱薦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魏志劉放傳曰字子棄涿郡人封本縣方城侯蒄諡敬侯案本書地理志漢涿郡魏文更名范陽郡故本傳云范陽方城人而魏志於放仍書舊郡望也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文選鷦鷯賦注臧榮緒晉書曰少好文義博覽墳典書鈔一百一文士傳曰張華窮覽古今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世說排調篇注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文選鷦鷯賦注臧榮緒晉書曰雖稱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文選端下有兮字下文惟鷦鷯之微禽句亦有兮字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文選無字不字

[均作茀]鷹鸇過猶俄翼尙何懼於罿罻翳薈蒙籠[案籠當從文選作蘢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文選集作習案上句既云游集此當以作習爲是]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文選作何]而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文選性作約注引文子曰約其所守卽察]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鵰鶚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鶤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雁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

爲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文選慧作惠注引鸚鵡賦日性辯惠而能言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擢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文選鍾岱作鍾代注云鍾代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日趙地鍾代迫近胡寇如淯日鍾所在末聞漢有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日北海外有鍾山孫志祖文選考異日代誤岱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文選爰居作鶢鶋注引國語作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文選支作枝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畀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偉也文選偉作瑋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冥巢於蚊睫文選冥作螟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

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類聚五十六王隱晉書曰阮籍見華鷦鷯賦以爲王佐之才中書郎成公綏亦推華文義勝己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眞書鈔五十七晉讚曰大駕征鍾會兼中書郎奏議衆文多所施行久而即眞類聚五十八御覽五百九十七張華別傳曰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勞格校勘記曰史字疑衍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强記默識書鈔五十八王隱晉書曰泰始三年詔張華爲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書鈔九十七類聚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長安千門萬戶世說言語篇注引晉陽秋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

對如流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曰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聽者忘倦畫地成圖書鈔九十七引王隱晉書作畫地即成類聚四十八引作便成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御覽二百十七晉起居注曰咸寧五年詔曰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匱不唯天時乃人事有不盡也故總要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

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御覽六百六引晉陽秋作晉儀禮整革制度勅有司給筆札多有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

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强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紞於帝紞卽恢之弟也御覽二百二十四干寶晉紀曰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為散騎常侍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慠世之容次也敬而為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恭於是時人少之邵晉涵晉書提要稱曰馮紞傳亦云疾張華如讎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兩傳俱不載致紞之故據御覽引干寶晉紀云云蓋紞之怨華實由於此晉武之任馮紞而疏張華有關於治亂之原而傳不明言其故是則節之未當也深有寵於帝紞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

邪毓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
可申帝曰何以言之毓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
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
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
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
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奬太過嘉其
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
遺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
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
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毓稽首曰陛下旣已然

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𣲖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𣲖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御覽五百三十九晉起居注曰太常張華上書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幸輔也書鈔五十三晉諸公贊曰張華為廟地發屋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為春秋絕文

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案干氏謂華使董猛言於后與本傳異華

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爲中書監永平元年詔曰華體履清粹才識經濟前任中書有恩謀之勤機密之要宜得其才以華爲中書監加侍中中御覽二百四十三晉起居注曰元年詔曰中書監光祿大夫張華歷世腹心情所憑賴故酬其勲績使儀同三司而虛沖挹損難進高尚其以華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本職如故又給親信滿百人御覽二百二十晉諸公贊曰陳準爲中書令張華爲監準與華俱處機密準推崇之每直日有詔書無小大輒先示華了不措意華得詔書不以示準省中號準爲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一作荷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

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御覽二百王隱晉書曰封華郡公三千戶主者擇近郡平上詳依典制施行華讓前後十餘辭義懇誠詔不聽遂受封棠地理志下壯武縣屬城陽郡無壯武郡此郡字爲縣字之誤或以封華之故改立爲郡不久旋廢元和郡縣圖志十一曰壯武故城在即墨縣西六十里晉封張華爲壯武侯棠本傳上文封廣武縣侯至是進封公始改壯武疑元和志誤侯字當作爲公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初學記二十六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晉天康元年正月大會有鳩入御坐武帳中拂司空張華之冠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

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恆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

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鎭西將軍勞格校勘記曰鎭西當作征西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姦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既還謟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

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惠帝紀事在元康五年書鈔一百二十二類聚六十引異苑誤作三年學津討源本異苑不誤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書鈔一百二十二引異苑固守作陳衛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類聚六十八十引異苑屐作履晉書校文三日劉頌傳武庫火頌弟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是不得謂為盡焚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書鈔一百二十二引異苑向作在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為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

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簒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寰宇記六十九曰薊縣張華冢華郡人也有宅墓郡國志云今有張華村臨桑乾河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

賤俟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
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
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
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
聞世無與比魏志盧毓傳注引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illegible]類聚四引竹林七賢論曰王濟曰張華善說史漢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
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七引異苑作此毛出則天下土崩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
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
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

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七引小說作使搜除庫中果見蛇蛻之皮）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水經漸江水注類聚八十八御覽五十二引異苑槌作打）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水經漸江水注曰劉道民詩曰事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水經漸江水注御覽五十二又五百八十二引異苑作數十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

仰觀卜占御覽三百四十三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善星歷又五十三鄱陽記曰小雷岡雷煥所居之處初學記二十四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張華善天人解望氣元康初嘗與鄱陽雷孔章共夜登樓而見一氣起斗牛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閒頗有異氣御覽十五王隱晉書曰張華察牛斗間有紫氣乃豐城之劍氣也華曰是何祥也初學記二十四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作華謂孔章曰此何氣也煥曰寶劍之精初學記二十四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作對曰其寶劍乎書鈔一百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四引雷次宗豫章記寶劍作寶物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

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書鈔一百二十二雷次宗豫章記曰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九寸開之得二劒又一百五十七豫章記曰豐城縣獄後今有雷孔章掘神劒窟方廣七八尺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作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讀史方輿紀要八十四曰豐城縣西南三十里有劒池晉雷煥得二劒處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光芒豔發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作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劒光豔照耀類聚六十引雷次宗豫章記作劒至光耀煒曄煥若電發寰宇記一百六日翠巖寺本名常綠寺又爲洪井寺晉雷煥取西山土拭劒即此地也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劒幷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

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御覽三百三十三引列士傳曰干將莫邪為晉君作劒三年而成又三百四十四雷次宗豫章記曰孔章會孫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反覆桑根紙古字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土上有黃字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書鈔一百二十二引雷煥別傳作煥得磨劒鮮光愈亮華誅失劒所在類聚六十引雷次宗豫章記作張華遇害此劒飛入襄城水中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作及華誅劒亡玉匣莫知所在水經注釋二十八曰厄林曰茂先遇害在雒安得亡劒沔流考雷次宗豫章記曰張公遇害劒飛入襄城水中郡國志曰南郡在雒陽南千五百里有襄陽縣潁川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鄖氏讀以

襄城水爲襄陽水也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閒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書鈔一百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子華作煥子爽使人沒水取之作令人投水逐之類聚六十雷次宗豫章記曰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閒躍出水經沔水注曰初猶是劍後變爲龍讀史方輿紀要九十七曰劍溪在延平府城東南即建江也亦曰劍津相傳雷煥之子佩劍渡延平津劍忽躍入水化爲龍而名蟠縈有文章書鈔一百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蟠縈作盤交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御覽三百四十三引雷煥別傳作光采微發曜日映川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箋於冏

曰闇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解系傳美義作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

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斵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隸而春秋傳其違（解系傳違作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在職（解系傳在職作右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

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姦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為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于世拾遺記曰晉張華生

挺聰慧好觀奇異圖緯之學捃拾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里閭所說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義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據無以尤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亂神今見卿此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為十卷即於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獻鑄為硯又賜麟角管此遼西所獻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案隋志雜家張華博物志十卷今存又司空張華集十卷錄一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三卷郡齋讀書志云集有詩一百二十詞冊文三十一賦三蓋宋時所存止此

二子禕韙

禕字彥仲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傳祇二行宜附華傳以子目所有茲仍其舊又按他傳之例子目兄弟並列必有二傳然或事迹過簡分不成篇或文氣連續難斷為二則目從其分文從其合下第十四盧欽傳之子浮弟延第二十四陸機傳之弟雲雲弟耽異目同傳與此同例並存其舊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韙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

雁子輿字公安襲華會避難過江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下曰雁晉散騎常侍隨元帝南遷寓居江左案表云雁隨元帝南遷與本傳言同時避害異恐誤以輿避難過江屬之於雁耳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厠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史百事疏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

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瓶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為尚書令史初學記二十一王隱晉書曰劉卞為四品吏訪問推一鹿車黃紙令卞寫書卞語訪問劉卞非為人寫黃紙也訪問案卞罪下品二等補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為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為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書鈔六十五王隱晉書曰知賈后必害太

子乃問計張華華曰初無所聞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
遷卞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為賈后所誅
乃飲藥卒初卞之弁州昔同時為須昌小吏者十餘人
祖餞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眾星之有禮義人倫
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
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
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
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劒邦家殄
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陵寒尸祿覲敗吾生未安衛以賈

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爲難

晉書斠注卷三十六